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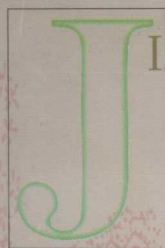
中国古代小学教育 研究



HONGGUO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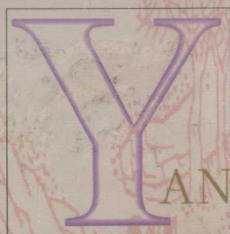
UDAI



IAOYU



IAOXUE



ANJIU

池小芳著

上海教育出版社

中国古代小学教育研究

池 小 芳 著

上海教育出版社出版发行

(上海永福路 123 号)

(邮政编码:200031)

各地新华书店经销 上海中华印刷厂印刷

开本 850×1156 1/32 印张 17 插页 4 字数 415,000

1998 年 12 月第 1 版 1998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 1—3,150 本

ISBN 7-5320-5858-1/G·6013 定价:(特精)27.50 元

序

在中国古代,对“童蒙”教育是十分重视的。因为人的成才与否,当自儿童始,这是中国古代教育史上较为一致的看法。早在《周易·蒙卦》中就有记载:“蒙,亨。匪我求童蒙,童蒙求我。”《彖辞》云:“蒙以养正,圣功也。”意思是说,在儿童时期,加以正确的教导,这是作圣之功。小学教育不仅关系着儿童身心的健康成长,而且涉及国家和民族的昌盛发展。鲁迅曾说,现今“十来岁的孩子如何,可以逆料到二十年后的中国情况”;儿童教育的问题,“于我们民族前途的关系是极大的”。他在《我们怎样教育儿童》一文中强调说:“倘有人作一部历史,将中国历来教育儿童的方法,用书作一个明确的记录,给人明白我们的古人以至我们,是怎样的被熏陶下来的,则其功德,当不在禹下。”现在已有些学者,在作这方面的研究工作,池小芳就是颇有成绩的一个。

研究中国教育史,首先必须掌握大量可靠的专业史料,而研究中国古代的小学教育,亦必须占有有关中国古代小学教育的翔实史料。作者为编撰此书,查阅了各种典籍,特别是查考了为数可观的地方志,搜集了大量的有关中国古代小学教育的史料,发现了不少为前人所罕用的史实,故此书在史料价值上,可说是十分珍贵的。在编写过程中,作者以历史唯物主义的精神作指导,对史料进行鉴别、考证,去粗取精,去伪存真,分类梳理,几易寒暑,乃告杀青。据我所知,作者若干年来,一直勤于读书,积累史料,故能文不空言。这种务实的学风,是值得提倡的,可以“学到穷源自不疑”的诗句而誉之。

《中国古代小学教育研究》一书,是作者的博士学位论文的扩充与加深,对中国古代小学教育作了全面系统的研究。至今,此书是研究中国古代小学教育内容最丰富、体系最完整的一部著作。作者对中国古代小学教育学制的演变,小学教育职能,小学教育课程、教材的变迁与编纂原则,小学教育的教育、教学方法,小学教育的管理(教学管理、师生管理、经费管理等)等问题均作了有益探索、考辨,从而对中国古代小学教育的经验教训,作了多方面的总结。

池小芳的这一研究成果,不仅有重要的学术价值,且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它为今天的小学教育工作提供了可贵的历史借鉴,也有助于提高我们今人对教育问题的领悟能力。同时,本书对中国教育史的学科建设,特别是分支学科的建设,均起着一定的开拓性作用。为此,我除草成数语,权为作序外,并为此书的付梓问世,表示庆贺!

李 国 钧

1998年2月于华东师大

目 录

序

绪 言	1
一、论题的界定	1
二、方法论说明	3
三、研究现状和本书大纲	4
第一章 中国古代小学教育的产生与发展	6
一、中国古代小学的产生	6
(一)传说中的小学	6
(二)周代的小学	8
二、中国古代小学教育的发展(上):秦汉时期	13
(一)秦代的蒙学教育	13
(二)汉代的小学教育	15
三、中国古代小学教育的发展(中):魏晋南北朝	19
(一)魏晋时期的小学教育	19
(二)南北朝的小学教育	21
四、中国古代小学教育的发展(下):唐宋时期	25
(一)隋唐五代时期的小学教育	25
(二)辽金的小学教育	28
(三)宋代的小学教育	29
第二章 中国古代小学教育的兴盛与转化	46
一、中国古代小学教育的兴盛(上):元代	46

(一)元代的官办小学	46
(二)元代的私立小学	50
二、中国古代小学教育的兴盛(中):明代	55
(一)明代小学的设置与分布	55
(二)明代小学的发展趋势	60
(三)明代小学兴衰的原因	68
三、中国古代小学教育的兴盛(下):清代前期	79
(一)设置与类型	79
(二)分布态势	86
(三)清代小学发展变化的原因	95
四、中国古代小学教育的转化:1840—1911	96
(一)西方传教士和教会小学	97
(二)第一次学制改革前的小学教育	98
(三)第一、第二次学制改革对小学教育体系的勾划	99
第三章 中国古代小学的职能	104
一、中国古代小学的基本职能	104
(一)蒙养	104
(二)社会教化的直接承担者	114
(三)大学的补充	118
二、政治文化背景的变迁与小学教育职能的变化	131
(一)经学的复兴与汉魏六朝时代的小学教育职能	131
(二)科举制的产生与中国古代小学教育职能的变化	134
(三)理学的发展与古代小学道德教育职能的加强	136
三、特例研究:义学的性质与功能	137
(一)义学的性质	137
(二)义学的功能	140
第四章 中国古代小学的课程	143
一、隋唐以前的小学课程	143

(一)有关早期小学教育内容的传说·····	143
(二)汉魏六朝小学教育的课程·····	148
(三)隋唐时代的小学课程·····	152
(四)隋唐及其以前小学教育课程的特点·····	157
二、宋元小学的课程·····	159
(一)宋代小学的课程·····	159
(二)元代小学的课程·····	167
三、明代小学的课程·····	174
(一)明代小学课程概说·····	174
(二)明代小学课程的理论与实践·····	176
(三)明代小学课程的基本特点·····	190
四、清代小学的课程·····	192
(一)清代小学课程目标道德化的再度强化·····	193
(二)清代小学课程举例·····	195
(三)清代小学课程编制的基本思想·····	200
第五章 中国古代小学的教材·····	203
一、中国古代小学教材的变迁·····	203
(一)先秦到六朝小学的教材·····	203
(二)隋唐时代小学的教材·····	213
(三)宋元时期小学的教材·····	222
(四)明代小学的教材·····	235
(五)清代小学的教材·····	247
二、中国古代小学教材例析·····	255
(一)《千字文》的编写特点·····	255
(二)《蒙求》的编写特点·····	258
(三)《小学》的编撰特点·····	261
(四)《幼学歌》的编撰特点·····	266
第六章 中国古代小学的教法·····	269

一、隋唐以前的小学教法蠡测	269
(一)先秦小学教法臆说	269
(二)汉代小学教法管窥	273
(三)从“著录”弟子看汉魏六朝的小学教学方式	274
(四)从各类史料看隋唐五代的小学教法	275
二、宋元时代的小学教法	276
(一)宋代小学的教法	276
(二)元代小学的教法	282
(三)宋元时代关于小学教法的理论探讨	288
三、明代小学的教法	298
(一)明代小学教学的组织形式	298
(二)明代小学的教学实践	307
四、清代小学的教法	321
(一)清代小学教学的组织形式	321
(二)清代小学各课教法举例	324
第七章 中国古代小学的管理(上)	338
一、中国古代小学的学习年限和学期划定	338
(一)中国古代小学的学习年限	338
(二)中国古代小学的学期划定	342
二、中国古代小学的教师管理	347
(一)隋唐以前小学教师的选择	347
(二)宋元时代小学教师的选用与管理	348
(三)明代小学教师的选用与管理	353
(四)清代小学教师的选用与管理	370
三、中国古代小学的学生管理	384
(一)中国古代小学的招生范围	384
(二)中国古代小学的学生数量	390
(三)中国古代小学学生的行为管理	392

(四)中国古代小学学生的学业管理	396
(五)中国古代小学学生的待遇与出路	407
第八章 中国古代小学的管理(下)	413
一、中国古代小学经费管理的基本情况	413
二、宋元时代小学的经费管理	414
三、明代小学的经费管理	419
(一)明代小学的经费形式	419
(二)明代小学经费的用途	424
四、清代小学的经费管理	427
(一)清代小学经费的基本形式	427
(二)清代小学经费的管理	436
结 语	450
[附录]	
1. 清代部分省区小学数目统计表	451
2. 征引书目	479
后 记	529

绪 言

从整个中国教育的发展史来看,小学教育是其中的一个极其重要的部分。自先秦迄近代,小学教育在观念和制度等方面,是经历了一个变化过程的。一方面,“小学”本身在内涵与外延的界定上,前后颇多差异;另一方面,作为一种以儿童为主要教育对象的机构,关于其职能的观念变化也有需要再行探讨的地方。

一、论题的界定

在现代教育中,“小学”是指为学龄儿童接受初等教育而设的学校,小学教育乃是指初等教育中针对儿童的那一部分教育。1902年的《壬寅学制》,第一次系统构筑了以小学堂、中学堂、大学堂为主干的学校教育体系。从这个学制开始,中国的学校教育大体上就可以区分为基础教育、中等教育和高等教育三大段。小学堂以及后来所说的“小学校”(1912年)才在性质上与我们所讲的“小学”相一致,即作为初等教育中的较低层次的教育。

然而,在此之前,中国传统的教育阶段划分只有小学和大学两级。其中“大学”是指“大人之学”,即一种以成人为教育对象,着重追求“治国、平天下”目标的教育。而“小学”则是指以儿童为教育对象,着重于儿童行为方式训练的教育。从年龄上来划分,则大学通常是在二十岁以后所接受的教育,小学是指六至二十岁所接受的教育。尽管这种年龄划分在各代不完全相同,但总起来说,新学制建立以前的“小学”,大体上包含了后来的小学和中学两段。从

年龄上看,它实际包含了童年和少年两个阶段。

虽然中国古代的小学教育同我们现在所讲的“小学教育”含义不完全一样,但是,中国古代小学教育发展的漫长历史,却为近代的小学教育留下了不少遗产。一方面,作为小学教育的具体场所,中国古代的“小学”有着极其多样的形式。除我们所常见的“小学”外,还有书馆、经馆、义学、社学、义塾等等。这些学校有官方命令兴办的,也有由私人出资兴办的。而且除个别朝代外,由私人出资兴办的学校似乎还占大多数。另一方面,在一千多年的教育实践中,中国的古人不仅认识到对儿童进行教育的重要性,而且也积累了不少教育儿童的经验与方法,这一点,对于我们今天的小学教育,依然有着一定的借鉴意义。

仅就“小学”而言,我们还需要区分两点。

第一,作为儿童教育机构(学校)的“小学”和作为文字训诂之学总称的“小学”。这两个概念既有联系,又有不同。古代汉语中所讲的“小学”,一般认为形成于汉代,特指为训读当时经书典籍中文字音义的学问。可能是由于识文断字本是儿童所首先从事的,或者是因为训读文字音义首先是为儿童教育服务的,这门学问便被称为“小学”。中国古代的目录书,往往将各类蒙书和训读文字音义一类的著作列为“小学”一类,也多少可见两者的关系。为避免读者误解,本书中除特别声明外,“小学”和“小学教育”都是指教育学上的小学和小学教育,而不是指语言学上的“小学”,更不是指对语言学上“小学”的有关内容的教学。

第二,作为专门的学校教育的“小学教育”和作为一般儿童教育总称的“蒙学教育”。应该说,蒙学教育的内容中包含了小学教育,但蒙学教育乃是统称所有的以儿童为教育对象的教育,其外延远远大于“小学教育”。举凡小学、家庭、其他社会组织的教育行为以及通过书籍、图像等对儿童实施的教育,都属于蒙学教育的范围。正因为其范围过于广大,历史记载的过于粗略,所以其具体的

教育样式很不容易把握。如果仅仅对它进行一般性的描述,显然会流于空泛,而这一点,正是本书所试图避免的。因此,在本书中,我们只研究那些具有实际的教学场所、有一定教育组织的学校教育以及与此相关的事件,而将其余的一切撇开。除非的确不能使用“小学教育”或同类名称,否则本书不使用“蒙学教育”或类似概念。

二、方法论说明

历史研究的最大悲哀,是无论从现实形态还是从观念形态上,都无法将成为历史的一切加以还原。对于真实的历史来说,留存到后来的任何记载,都不过是“残编断简”而已。据这残编断简而去恢复历史的原貌,只不过是历史学家的一种幻想。

而且,就留存下来的记载本身而言,其内容也往往会偏离历史的实际:一方面,并不是所有记载的内容都真正被实施,并不是真正实施的东西都被完整地记录。这一点,在我们考察各类制度的历史时表现得尤其明显。另一方面,并不是所有的记载都是真实的,并不是所有记载的真实事件都是准确无误的。否则的话,就决无“伪书”的提法,也无需对古书进行校勘了。

面对这种困难,我们所能够做的就是:谨慎地使用所发现的史料,而不轻易地下结论。

中国小学教育的发展,可考的历史就有一千多年。这当中,有一半以上的历史缺乏明确详细的记载。所以对于本书的研究来说,我们只能广泛搜罗各类相关材料,以期从中发现那一时代教育发展的蛛丝马迹。即便对于有较多历史记载的时代而言,我们也只是在确信没有误解记载原义的前提下作些推论。这些发现和推论可能符合真实的历史,但也完全可能远离真实的历史。但唯有一点是我们所自诩的,这就是:我们不凭空虚构历史。

不过,我们仍需要说明的是,虽然我们极其谨慎,但不能绝对担保本书的所有理解和评价都是准确无误的。我们只是按照我们自己所认识的理论框架来解释历史,读者们也是按照自己的理论框架来评判本书。如果本书的某些观点恰巧同读者们的评价一致的话,那也是读者们自己经过判断作出的结论。所以对读者们而言,本书所有一切对我们来说是结论性的东西,都只是一条理解中国古代小学教育发展历史的线索,而不是一种结论。

三、研究现状和本书大纲

对于中国古代的小学教育,目前国内外的研究大体有三种类型,即在各类中国教育史的研究中涉猎之,在一般性蒙学教育研究中涉猎之,以及断代的或专题的研究。前两者比较常见,不必赘述。

断代研究,早在本世纪 30 年代就有王兰荫的《明代之社学》。大约是延续了这样的传统,之后的断代研究也主要集中在明清的社学和义学。王兰荫的著作,于明代社学的具体设置(数量、方法等)统计甚详,其统计结果至今尚为不少教育史研究论著所征引。但因王氏在此方面投注精力过多,故于社学的性质、教学等等仅略作涉猎。王氏之外,多数皆属综合性评介,仅少数论文大量援据方志等资料^①,虽论断或有可商,但仍不失为严谨。

专题性研究,代表者有张志公《传统语文教育初探》(1962 年上海教育出版社出版),后改名《传统语文教育教材论》再版。书中对中国古代的语文教材进行了分类分析和评价,对了解中国古代儿童教育教材的类型和性质颇有帮助。然因其将重点限于教材,

^① 如陈剩勇《清代社学与中国古代官办初等教育体制》,载《历史研究》1995 年第 6 期。

故于古代小学教育的发展历史以及具体的教育方式等较少涉猎。这一缺陷在山东教育出版社 1995 年出版的《中国小学各科教学史丛书》(赵承福、郭齐家、班华主编)系列研究中得到了一定程度的弥补。但这些书偏重近代,于古代的内容亦未暇深入涉猎,不为无憾。

有鉴于此,本书将把注意力集中投放于古代,对那时的小学教育作一个全景式考察。在第一、第二章,我们将考察中国古代小学教育发展的历史线索,希望通过这种考察,为读者进一步了解和认识古代的小学教育提供一个基本的背景认识。在第三章,我们将讨论古代小学的职能,试图在这种讨论中为读者提供一个评价现代小学教育的比较对象。在第四、第五、第六章,我们将对中国古代小学的课程、教材和教法进行一些考察,希望这种考察能够稍微明晰一点地展示传统的小学教育在具体操作形式上同现代小学教育的异同。接下去的章节我们将讨论古代小学的经费来源以及管理等内容,这方面的内容,就是在现代小学教育中,也是非常为人关注的。最后,我们将对此前的所有研究进行一点评论。

第一章 中国古代小学教育的产生与发展

重视儿童教育,是中国教育的一个重要传统。除作为一般性家庭教育的童蒙教育外,中国很早就有了教育儿童的专门机构:一种在当时称为“小学”或其他名称的机构。

一、中国古代小学的产生

中国古代小学的产生,可能经历了一个相当长的时期。从“小学”或类似性质的教育场所的出现,到规范系统的儿童教育机构的确立,这当中经历了不少变化,而由于历史记载的缺乏,有些被今人视为理所当然的论断也都还有重新推敲的必要。

(一) 传说中的小学

根据传说,中国古代的小学在虞舜时代就有了。不过,那时称作“下庠”。《礼记·王制》云:“有虞氏养国老于上庠,养庶老于下庠。”根据汉人的注释,这里的“下庠”,就是所谓的“小学”。这一说法,也为后代的史学家或思想家所认同。如宋代郑樵的《通志·选举二》,即谓“有虞氏大学为上庠,小学为下庠”。

这些说法究竟有多少历史依据,却是令人怀疑的。《礼记·明堂位》又称:“米廩,有虞氏之庠也。”米廩即米仓。显而易见,即便

我们承认“米廩”即“庠”，在“米廩”被当作“庠”以前，它首先必须是个米仓，而不是一个教育机构或场所。至于“米廩”究竟因何具备了“庠”的功能，汉人是否有确切的资料证明，至少从注释本身以及他们的著作中我们是无法肯定的。

从殷商甲骨文字看，“庠”的本来意义是羊圈。从这一点来说，羊圈和米仓都代表一定的场所，有着类似的性质。它们有可能由当时一批年老的人看管，而这些老人同时又兼管着儿童，所以后来演变为对教育儿童之场所的一种称呼。

不过，在虞舜、夏商时代，“庠”是否已经有了上述性质，还是值得怀疑的。有关远古时代中国就有学校的传说，多出自战国秦汉儒者的著作，这其中固然不能排除某种历史真实的可能性，但也毋庸讳言，这些儒者的言论也完全可能出自他们的臆度。孔子说：“夏礼吾能言之，杞不足征也。殷礼吾能言之，宋不足征也。文献不足故也，足则吾能征之矣。”^① 虽是言礼，也可见在孔子时，已经非常缺乏夏商故国的详细记载或熟悉故国历史的史料或人物了。孔子时代尚且如斯，更何况后儒了。

从一般情形推断，当文字真正产生时，至少表明已经存在了文字所表达的事物。中国文字的产生时代至少可以定在商代，则殷商甲骨文应该是表明当时已有某事物的有力证据。根据研究，甲骨文中已经有了“学”字，似乎可以视为商代有“学”这回事。但是，“学”究竟是作为一个场所的名称，还是代表一种行为，还是两者兼而有之，却还是需要证明的。在东汉许慎的《说文解字》中，“学”只是作为“斆”的篆文省写，其意思是“觉悟”，则《说文》是把它当作一种行为来解释的。在今天的甲骨文研究中，“学”在不同的卜辞中往往有不同的解释。归纳起来，约有四种，即学校、教、学、人名。过于丰富的词义，也让人对“学”的解释感到怀疑。

^① 《论语·八佾》。

而对同一甲骨文的不同标点和释读,也影响了解释者结论的可靠性。^①只是可以想见的是,如果甲骨文中的“𠂔”“𠂔”等等确实是“学”字,而且确实具有“学校”或“教”、“学”的含义,则当时应该就已有了体现这一含义的活动。

虽然如此,那时是否有“小学”或类似性质的、以教育儿童为职能的机构或场所,仍没有足够的材料来证明,尽管教育儿童显然是一个社会的正常发展所必需的活动。

因此,在殷商以前,中国是否就有了小学教育,我们只能等待将来的考古发掘和科学技术的进步来证明,此处姑且存疑。

(二) 周代的小学

中国小学教育可考的历史,大概可以推至于西周时代。之所以说是“推”,是因为直接的证明材料并不充分。从各类研究看,据以判断西周有“小学”的历史文献资料,主要来自一些据考订是讲述周代礼制的著作,如《周礼》、《礼记》、《大戴礼记》等。此外就是考古发掘的西周青铜器上的铭文。为清楚起见,我们将史籍中的有关材料作一汇录。

天子命之教,然后为学。小学在公宫南之左,太学在

^① 如王贵民释“丙子卜,贞:多子其延学疋,不遘大雨?”(见《从殷墟甲骨文论古代学校教育》,《人文杂志》1982年第二期)。陈邦怀《殷代社会史料徵存》释为“丙子卜,贞:多子其征学,版不遘大雨”,朱启新《从甲骨文字看殷商时期的教育》(《教育研究》1982年第十一期)释同。按:王文中的“延”字,甲文楷化后作“𠂔”,王释为“延”,显误。陈借“版”为“返”,理由不充分。杨宽在《我国古代大学的特点及其起源》一文中,引陈说后谓“这个解说如果正确”,言“如果”而不加断语,立言极其谨慎,足见古史研究者对甲骨文的释读并非一味盲从。